

义和拳

嘉庆《实录》十三年七月谕军机大臣等：给事中周廷森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，据称近日江南之颍州府、亳州、徐州府，河南之归德府，山东之曹州府、沂州府、兖州府一带地方，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，设立顺刀会、虎尾鞭、义和拳、八卦教名目，横行乡曲，欺压善良。其滋事之由，先由赌博而起，遇会场市集，公然搭设长棚，押宝聚赌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云云。义和拳事始此。

唐代兑换业

《唐会要》：元和六年二月，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，即须兼用匹段，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，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。又十二年正月勅：泉货之设，古有常规，将使重轻得宜，是资敛散有节，必通其变以利于人。今缗帛转贱，公私俱弊，宜出见钱五十万贯，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。按此官营兑换业之始也。中古以前，嗜欲未开，需要实少，故^懋迁不盛而转运无难。唐代盐茶香药之利渐兴，钱货之用乃广，而兑换不可少矣。钱之用便于缗帛，而银之用又便于钱，故始以用钱而继以用银。用银本原于唐之交、广，盖初亦专为贸易香药之用，孰意行之数百年，卒以国外贸易之故而仍归废弃，此中其亦有天意存耶。

物理

少日居里中，门之左塾，素置巨缸贮米，米将罄矣。一日黄昏临视，缸中一巨鼠距跃欲出，屡跃屡堕，盖缸滑不留足，又饱食身重不能腾踊也。亟复以苫盖，命取猫来，抱而投之缸中。乃猫甫入，负痛长号，遽窜去。更取夹炭之长剪，欲剪而毙之。则鼠缘剪以上，堕地瞬息逝矣。其后读《夷坚志》有一条云：桐江民豢二猫，爱之甚，坐卧自随，但日观其食饥饱，暮夜必藉而寝，或持置怀抱间，摩手拊惜，出入戒婢谨视之。一日鼠窃盆中粟，随不能出，婢走告主人。主人喜，携一猫投於甕。鼠跳掷上下，呼声甚厉，意伺其便也。久之乃跃而出，主人笑，又取其次。方投甕亦跃而出，庭有雏鸡方戏，反遭搏而死。婢怒言吾待二猫甚力，今见鼠不捕，顾残我鸡，复何用？主人惭不答。而使借邻室猫至，窥甕爪婢衣不肯下，至破袖伤臂。鼠扬扬在中饱食粟，不避人。至于明日，婢不胜愤，将挺就击。挺才入，鼠即缘之而上，婢惊弃挺遂脱。以三猫一婢而不能取一鼠，俾之得志而去，亦可谓黠矣，方叹天下事之无独有偶而物理之不易穷也。夫猫非怯于捕鼠，彼亦知鼠之具必死之志而不可以力取也。鼠非不畏猫，彼亦知己处死地非舍身力斗不可以生也。猫之智固通于人情合乎兵法，而深有契于为政之道矣。人情不欲绝人之生，不欲犯险以图不可必之事。兵法谨穷寇，戒合围，为政之道，亦要在勿使人铤而走险而已。人称万物之灵，其实体物之精、料事之明固有不如猫鼠者。

乾隆中英商讼案

前清外交之失败，论者多归咎于不识外情，措置失当，此是固然。然在全盛之时，庙堂谟略，亦未尝不深悉驭外之方，且预烛后来之患，所惜者奉行之人不能推广其意，以致临机张皇失其所守耳。即以通商一事而论，据《东华录》载：乾隆四十一年，广东有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商人货银万余两无还一案，粤抚拟以杖责，刑部奏驳，改拟杖流勒追，并明发谕旨，如该犯限满不完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于养廉内照数摊出，交该夷商收领归国。谕中并云：此等夷商估舶，冒越重洋，本因觅利而至，自应与之公平交易，方得中华大体，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，致令货本两亏，尤当如法讯究。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，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，所谓有断无追，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申，岂封疆大臣惩恶绥远之道？幸而刑部奏驳，朕始得知其详，为之更正。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覆，其错谬尚可问乎？中国抚驭远人，全在秉公持正，令其感而生畏，方合政经，若平日视之如草芥，任听地棍欺凌，而有事鸣官，又复袒护人民，不为清理，彼既不能控诉，徒令蓄怨于心，归而传语岛夷，岂不轻视督抚，鄙而笑之！且朕此番处置，非止为此事，盖有深虑，汉、唐、宋、明之末季，多昧于柔远之经，当其弱而不振，则藐忽而虐侮之，及其强而有事，则又畏惧而调停之，姑息因循，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。宋之败，明之亡，皆坐此病，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。方今国家全盛，诸属国震慑威稜，不敢稍生异志。然思患预防，不可不早杜其渐。英吉利夷商一事，该督抚皆以为钱财细故轻心掉之，而不知其所关甚大。观乾隆帝此谕，意

义极为正大，于外人来华之初意，及华官漠视外商之习气，洞瞩无遗，如果以此悬为外交方针，上下实力奉行，则鸦片战争之祸可以不作，而国际殖民地之竞争可以减少，即今日世界危机亦不至如此之险恶矣。 谕中云：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，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，姑息因循，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，数语不啻预烛后来之事，高宗亦可谓天纵矣。惜此谕空令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，并入于交代，令各后任永远遵行，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。及道光中办理鸦片案竟不将此谕查考一遍，嗣后亦竟未闻朝野上下再引此谕者。彼固不料不过六十年，而所谓大衅者已酿成而不可收拾至于此极也。

大餐

考汉人有貊炙之法，大概即外国饮食方式。据《释名》云：貊炙全体炙之，各自以刀割，出于胡貊之为。揣其情状，极似今日西洋风俗，盖中国之食用杯箸，西方之食用刀匕，其不同在此。至于现在之所谓大餐，其名由广东之洋行而起。嘉庆中张问安《亥白集》中有诗云：饱啖大餐齐脱帽。烟波回首十三行。而昆明赵文恪光在其年谱中记道光四年游粤情形云：是时粤省殷富甲天下。洋盐巨商及茶贾丝商，资本丰厚，外国通商者十余处，洋行十三家，夷楼海舶，云集城外？由清波门至十八铺，街市繁华，十倍苏杭。……终日宴集往来，加以吟咏赠答，古刹名园，游览几遍，商云昆仲又偕予登夷馆楼阁设席大餐，酒地花天，洵南海一大都会也。据此则一百一十余年前，广州已有租界气象，官场应酬已以大餐为时尚矣。

又按《郎潜纪闻初笔》云：道光二年壬辰秋九月己丑夜二

鼓，粤东省垣西关大火，火作而风，始于第七铺饼肆，夜中逾打铜街，庚寅晨，及十三行，日哺及杉木栏。是日风甚，夜愈甚，翼日辛卯食时风息火燭，凡毁街七十余，巷十之，房舍万余间，广一里，纵七之，死者数十人，蹂而死于达观桥者二十七人。郁攸之灾百岁翁叹为未有。按东是时番船渐通。洋商初盛，珠贝瓔货，族于西关，酒海肉林，楡衣珍食，起家屠脍，淫侈亡等，天殆怒其妖邪，使海市蜃楼尽付于祝回之一炬，垂戒不可谓不严。无如醉梦中人顽不知惕，以致逆氛妖教，渐染东南，阅数十年而未能湔涤，可哀也已。陈氏此言至为沈痛，见被发于伊川，知百年而为戎矣。

急急如律令

海州武克顺《余园墨沈》云 敕勒家并道流所画符咒，其后例有“急急如律令”之语。或云律令（读如零）雷部鬼名，善走，喻其捷也。余案汉世公府文行牒尾亦皆有此语，如《古刻丛钞》有汉永初《讨羌檄》。末云“发夫讨叛羌急急如律令。意如律令者谓即依此律令以奉行也。”（《金石存》载汉熹平四年闾熹长《韩仁铭碑》末如律令三字，盖汉人公移中语。《史记·儒林传序》述所载诏书，《前汉书·朱博传》博口占檄文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、《东观余论》所载汉《破羌檄》皆有如律令三字，但见之碑刻者少。余案此碑盖以仁既没，司隶校尉愍其短命，下河南尹遣吏祠之，并刻石碑，亦公移之例也。一说非律令文书行下亦如律令。）宋时虎符亦尚有此文，凡紧要则用之，盖古牙章之类，其文则汉之遗也。又案符咒术多出于张道陵，陵汉人。故习见，而后世道家遂袭之。又《梦溪笔谈》：《楚词》招魂句尾

皆曰些，今夔峡、湖湘凡禁咒句尾亦皆称些，乃楚人旧俗。或谓即梵语“萨缚诃”三字合音，然屈原时焉得有佛语入词句中耶？

古白话

《魏书·胡叟传》：年十三辨疑释理，知名乡国，学不师受，好属文，既善为典雅之词，又工为鄙俗之句，为韦、杜二族赋，叙中世有协时事而未及鄙黠，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。按《魏书》此传文义颇异于常，盖取当时所流传之别传而入于史，犹《晋书》之《夏统传》也。胡叟字伦许，寻其名字及一生事迹，皆极诡僻，其佚事必为当时人所争传者，如明之李卓吾、陈眉公、清之袁简斋乎。

宗族

顾亭林《裴村记》云：若解之薛、闻喜之裴，皆历任数百年，冠裳不绝。汾阴之薛，凭河自保于石虎、苻坚割据之际，而未尝一仕其朝。猗氏之樊、王，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，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。又云：至于五代之季，天位几如弈棋，而大族高门，降为皂隶。靖康之变，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。夏县之司马氏，举宗南渡，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。呜乎！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，而一旦有变，人主无可仗之大臣，国人无可依之巨室，相率避窜以求苟免云云。余按宗族聚而成乡里，宗族乡里者，自卫之基也。必乡里不致于奔溃，宗族不致于离散，而后国

脉可存，谋国者孰更听此迂远之论哉。

魏孝文南迁

《魏书·李崇传》：崇疏有云：窃惟皇迁中县，垂二十祀，而明堂礼乐之本，乃郁荆棘之林；胶序德义之基，空盈牧豎之迹。城隍严固之重，阙砖石之工，墉堞显望之要，少楼榭之饰，加以风雨稍侵，渐致亏坠。又府寺初营，颇亦壮美，然一造至今，更不修缮，厅宇雕朽，墙垣颓坏云云。按孝文迁洛，本非至计，代人尚未及尽迁，而国祚已覆矣。师心自用，为害一至于此。体国经野，谈何容易。前人締构之艰，岂容轻忽哉！

武人好事

开元中，郭虔瓘斩突厥将同俄特勒于北庭，以功大受赏赉。乃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，皆给公乘。兼供熟食，敕许之。韦凌疏谏，以为凡在丁壮，征行略尽，岂宜更募骁勇，远资荒服。又一万行人诣六千余里，咸给递馱，并供熟食，道次州县，将何以供。秦陇之西，人户渐少，凉州已去，沙碛悠然，遣彼居人，如何得济云云。虔瓘卒无克获之功（《旧唐书·郭虔瓘传》）。武人好事喜功，每不顾民生大计，殊不知皮之不存，毛将焉傅，民力殫竭，谁与有此功者？战伐之事，当由秉国钧者筹其全局。固不可尽委执坚披锐之人也。《契丹志》云：吴王遗太祖以猛火油，太祖大喜，即选骑二万欲攻幽州。后晒之曰：岂

有试油而攻一国乎？因指帐前树谓太祖曰：此树无皮，可以生乎？太祖曰：不可。后曰：幽州城亦犹是耳，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，掠其四野，使城中无食，不过数旬，城自困矣，何必如此躁动轻举，万一不胜，为中国笑，吾部落亦解体矣。彼恃力以求一逞者，识度不如一妇人也。《旧唐书》董延光受诏攻吐番之石堡城，王忠嗣不以为然，李光弼危之。忠嗣曰：平生始望，岂及贵乎，今争一城，得之未制于敌，不得之未害于国，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！武人不顾大计者，可以为棒喝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，此语尤令人惻然。

水带子

今世通行之救生圈，古已有之。阮元《广陵诗事》云：康熙乙丑间，高、宝水决，人每以水带子自随。朱竹垞有《水带子歌》云：刮磨者匠髹者工，惟智创物变乃通。置之两腋下，络颈双青纒。中流踏浪如御风，过涉不愁灭顶凶。水带子上有二绳，乃系两股，非络颈也，余尝制此分给水师将士。竹垞不知用法，故有误。按文达曾督闽、粤，故习于此。

尉迟鞭

许棠《咏鍤马鞭》诗序云：鍤马鞭长庆二年义成军节度使曹华进献。且曰：得之汴水。有字刻云：贞观四年尉迟敬德。字尚在，然则俗说固有本矣。

烧饼歌起原

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云：《纪闻》言（不知是《典故纪闻》否）：太祖尝游鸡鸣寺，见刹宇高敞大内，欲毁而更置之。铁冠道人令众僧迎诉。上问何以知之，曰铁冠道人语。上异之，遂止。因召道人问曰：今日我有何事？对曰：太子某时进饼，时中秋日也（彼时已有月饼之俗）。上命锁于房以验。及时太子果进饼，上方食，思道人，遂以口所食饼赐之。比后鑄，道人已失所在矣。留《蒸饼歌》于案以献。歌辞于靖难、土木之事，一一明验。案：道人姓张名中，临川人也。（以上皆《赘语》之言，余节去不录）。俗云诚意伯所献，又不如此说之尤古，盖近世童谣之流传最久者。

明代饭桌之制

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云：外舅少冶公尝言：南都正统中延客，止当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请吃饭。至巳时则客已毕集矣。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，馔止四大盘，四隅四小菜。不设果酒，用二大杯轮饮。桌中置一大碗，注水涤杯，更斟送次客，曰汕碗。午后散席。其后十余年乃先日邀知，次早再速，桌及馔如前，但用四杯，有八杯者。再后十余年始先日用一帖，阔一寸三四分，长可五寸，不书某生，但具姓名拜耳。上书某日午刻一饭，桌馔如前。再后十余年，始用双帖，亦不过三折，长五

六寸，阔二寸，方书眷生或侍生某拜。始设开席，两人一席。设果馐七八器，亦已刻入席，申末即去。至正德、嘉靖间，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。余按起元所谓八仙桌延客者，盖指士庶小集会耳。既而风俗渐靡，不肯用此简便之法，乃有所谓看席（开席盖即看席）。入清以后，寻常小宴，复趋简便，又复正统中风俗矣。

衡湘语音

《全唐诗》胡曾戏妻族谐语云：呼十却为石，唤鍼将作真。忽然云雨至，总道是天因。曾邵阳人，然则唐时湘、衡诸州语音甚正，其不用合口音者，不知究是何地。今则自五岭以北，皆无合口音矣。又观欧阳玄诗以筴白食等字为韵，则元时湘人语已失唐音之正矣。

焚宫室

后唐清泰末，晋兵将至，刘皇后积薪于地，将焚其宫室。雍王重美曰：新天子至必不露坐，但他日重劳民力，取怨身后耳。

采硫日记

《越縵堂癸酉日记》云：夜阅仁和郁永河《采硫日记》，永河字履无可考，盖福州需次下吏，或地方官幕客也。此其赴台湾之鸡笼、淡水采炼硫黄按日所记，叙次不免芜陋，间附绝句，亦俚拙。然言澎湖岛屿、台湾形胜、海道曲折、番俗利害俱颇详悉。时当康熙初年，郑氏甫平，而其言台湾之不可弃，有曰外藩之凯觎此土者，流求、安南、日本俱不足虑，惟红毛最狡黠，战艘最精，火器最利，又为西洋人用，西洋阴鸷，其意不可测，幸远隔重洋，未遽为患耳，若得此地，则不可制矣。西洋人之终为中国患，昔贤盖早见及之。蓝鹿洲亦曾论及此。

过洋乐

《广东新语》云：东莞李竹隐先生，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，而身浮海至日本，以诗书教授，日本人多被其化，称之曰夫子。比死以鼓吹一部送丧返里，至今莞人送丧皆用日本鼓吹，号过洋乐。

又云：日本之学始徐福，欧阳公诗云：徐福去时书未焚，遗书百篇今尚存。归善叶春及尝上疏清于纂修正史之日檄至日本，搜寻三代以前古书，或犹有什一之存，此议甚高。及黎纯斋、杨惺吾、徐积余诸君奉使彼邦，果得无数秘本古笈焉。

閨教

《广东新语》云：《閨教》者，宋南海人梁观国所撰，凡十五卷。授其女弟为师，使训闾巷童女，以守礼法。真德秀、胡寅常称其书。明归善叶时又管著《阳礼书》以教子，《阴礼书》以教女若妇。诸女归，书醢辞于筐令习之。祭祀夫妇洒扫涤器。菹醢必亲。朔望先生率男，孺人率女妇，谒祠退，登堂相拜，乃据坐，儿女上谒受教。及儿女长，两人春秋高矣。日揖让如宾。诞筵宾主再拜上寿，然后儿女更上寿，尽欢而罢。故叶春及称之云：惠江之学，造于夫妇。盖以身行其《閨教》者。又香山黄佐有《姆训》一书。以《内则》、《曲礼》、《诗传》为主，而《列女传》、《女戒》、《家范》皆采入焉。按粤女柔顺俭勤之德，至今冠绝方州，倘亦梁、黄之遗教乎。然自陈文恭《教女遗规》而外，竟无一书阐明女学妇职者。斟酌古今撰为典范，以教小学中之女生，是亦当务之急也。

书法标准

书法为我东方人独有之美术，其含意至为深远，古人多托意高玄，惟《艺舟双楫》始以平易语释之。中人之资，得而习之，皆可以得圣解。然何者方为佳书，终无确切诂释。今按《宋史·选举志》纪宋时书学之制云：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，隶以二王、欧、虞、颜、柳真行为法，草以章草，张芝九体为法。考

书之等，以方圆肥瘦适中，锋藏画劲，气清韵古，老而不俗为上。方而有圆笔，圆而有方意，瘦而不枯，肥而不浊，各得一体者为中。方而不能圆，肥而不能瘦，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，而均齐可观为下。此数语极有斟酌，其注重方圆肥瘦之折衷，尤为扼要。今学童习书，率取庸劣字帖为范本，无论师与弟子，问以书法何者为佳，何者为劣，恐无一人能置对者，徒耗纸笔而书愈拙。谓宜仿古意，公定一书法标准以训生徒。

铜像

《魏书·崔挺传》：光州故夷莫不悲感，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。此为铸铜像以资纪念之始。

学海堂沿革

广东之学海堂为阮文达所手创，陈兰甫、朱九江二先生皆出其中，蔚为岭南人才渊薮，与近百年来学术风气关系颇大。爰辑旧闻以存盛事。

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，堂中远眺，海门可见。堂阶南出循西下行，折而东，有石磴，迤南至于外垣。其中百竿一碧，三伏时不知暑。自堂皇南望，则见竹杪。堂后为后秀山房，居山之前，故名。堂东石磴坡陀，梅花夹道，西达于山房。其东最高处有亭曰至山，山颠与亭相接。稍东即越王台故址，又东北镇海楼在焉。堂之西亦有磴道，可抵山房。此山多南汉遗

迹，东则歌舞岗，半山则呼鸾道。嘉时令节，都人来游。堂南有室三间，东一室藏书，西二室司閤所处。以上为堂之全景。

至于学海堂本身者，在周垣之中。三楹九架，东西南三面，深廊环绕，两旁别有画阑。其北余地，连接土山，若为山房前导者。堂阶木棉甚高，花时如绣。堂中北墉之东，尊藏仪征公小像石刻。北墉之西，嵌《苍山洱海图》，大理石画也。西序刊石者为《学海堂集序》，公教士纲领节目隐括于此。堂南为门者三，门两旁翼以短垣。其上窗棂骈叠，内外洞然。东西墙窗棂各一，而加敞，皆湘帘静护，尘土不侵。

自经咸丰七年英军人粤之乱，藏书之室毁焉。寇退拓地建屋以藏书版，改以后秀山房之名名之。又于山房东壁外隙地数弓，坡陀而下。架木以平之，构一书斋。同治四年冬落成，陈兰甫先生名之为离经辨志之斋。

阮文达初办学海堂，专为课举贡生监以经解诗古文词。其膏火初由督署给发，后又定以沙田租每年约五百余两为堂中经费，合之督署所拨生息之款四千两。每年共可得五千金左右。

学海堂之异于其他书院者，永不设立山长，此文达深知山长一人不能兼赅众长，且有鉴于其时滥荐山长之积习也。故文达之言曰：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，惟此课既劝通经，兼赅众体，非可独理，而山长不能多设。此学堂专勉实学。必须八学长各用所长，协力启导，庶望人才日起，永不设立山长，与各书院事体不同也。八学长同司课事，每年轮值一人管院，第一次之学长则吴兰脩、赵均、林伯桐、曾钊、徐荣、熊景星、马福安、应逵八人。皆知名之士也。学长每年润笔银三十六两。

至学生肄业之法，文达去粤后十年，卢坤继督粤，手定尤为严密，卢亦文达门下士也。大要云：诸生各因性之所近，自择一书肄习。又于学长八人中择师而从，谒见请业，每届季课。各就所长交出季课。及同治四年，郭嵩焘抚粤，又从而申明之

曰：卢前部堂颁发课程，有句读、评校、抄录、著述四项工夫，应令肄业诸生每日读书用红笔挨次点句，毋得漏略凌乱，以杜浮躁。至于评校、抄录、著述三项，视乎其人学问浅深，凡为句读工夫者，不限以兼三项，为三项工夫者，必限以兼句读。

卢坤在粤又定所读之书云：课业诸生于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杜诗》、《昌黎先生集》、《朱子大全集》自择一书肄习。即于所颁日程簿首行注明习某书。以后按日作课填注簿内。

堂成于道光四年之冬，旧有阮文达像及文达自滇寄赠之苍山洱海大理石屏。又文达联云：公羊传经，司马记史；白虎德论，雕龙文心。乱后晏端书补书之。

旧有《学海堂记》，道光中林伯桐所辑。乱后复经陈兰甫续补，在《修本堂丛书》中。

北京囤积米粮例禁

昔时犂穀之下尤重民食，故有限制囤粮及禁运出城之例。考清仁宗朝《实录》：嘉庆十八年六月壬寅谕：御史辛从益奏请申明囤积例禁一折：定例米石不准载运出城，原以防私运回漕之弊。前次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私贩米石之案，只将查出米石总数具奏，其米数未滿例限者，并未一一分晰。著刑部讯明各铺户米石确数。按例分别办理，以昭平允。至五城铺户所存米麦杂粮，每种例不得过一百六十石。又有流通柴卖不在定限之例。囤积柴卖，两相影射，亦觉难以区别。著户部再详加酌核，明定规条，俾得简易遵行，免滋流弊。其步军统领衙门查拿私运，原应申严门禁，有犯必惩。若小民柴买细米，担负出城，不在

例禁之内者，毋许纷纷苛索，以杜扰累。又五城御史所奏酌议平糴米石事宜一折。著俟刑部申明定案后再行遵照办理。寻奏：例载五城铺户贮粮，每种不得过一百六十石，本虞囤户居奇，定以限制，乃奸商巧于规避，或分贮数处数十处均在例额以内，该管官兵无从查拿，请嗣后开设通衢流通糴卖铺户，间有卖少存多并非有心滋弊者，虽在一百六十石之外，亦当体察情形，以昭区别。如租赁庙宇民房堆贮随时糴卖，即系囤积居奇，虽不及一百六十石，亦当严行查禁。从之。

哥老会

同治以后，有所谓哥老会者，始形奏牍。相传湘军解散以后，结为昆弟，故曰哥老，其实非也，其来久矣。即青红之称，亦不自近始。此吾国秘密结社之历有岁年者。《切问斋文钞》载丘襄周论蜀国鲁状（原文国鲁二字各加口旁）云：查国鲁种类最伙，大约始乎赌博，卒乎窃劫。中间酗酒打降，勒索酒食，奸拐幼童，甚而杀人放火，或同伙自杀，皆谓红钱，自称亦曰红钱弟兄。以上各类皆不为盗。下此掏摸、揶包、剪绺，已刺面则红钱不入，别为黑钱。又云：国鲁一种半系革捕，此县犯案，投充彼县，类与各捕声息相通，因缘为奸。哥老即国鲁之传说也。襄周名仰文，山东滋阳人，雍正癸丑进士，官南充县知县，有《硕松堂集》，其集似罕流传。

道光初年之鸦片公卖议

道光初年，有华谦斋名光楣者，为福建盐官，年跻九旬，能诗，所著曰《冉泾草堂诗钞》。其妻姪孙尔准为序而刊行之。卷末有《时务要言》一条云：鸦片烟为天下大害，再禁不住，中国之银尽被外洋收去，百姓日益穷苦。只要各州各县遍贴告示，每斤定价或二钱或三钱，只许明卖，不许私卖，其价一贱，则不禁而自去矣。此书刊于道光九年，而已有见及此者，可见鸦片之为害于中国，为西洋制我之毒计，其时稍有见解者无不洞烛之而深愤之也。

西洋鬼子楼

吴仰卧《小匏庵诗话》云：同里沈丈慕琴直刺亨惠，从弟晋仙之外舅也。道光庚子举人。由教习期满出宰粤东。未捧檄前，屡困公车，透迟日下，性情豪迈，喜交游，其抑塞磊落之概，时寄之于诗。尝随朱颖叔观察幕游羊城，有《登西洋鬼子楼》长篇，以诗代绘，如出鬼工。诗曰：危楼杰阁高切云，蛎墙粉白横雕甍。钩阑高下涂净绿，铜枢衙门屈戌平。踏梯登楼豁望眼，网户宏敞涵虚明。复帐高卷红鞞鞬，流苏斗大悬朱纓。华灯四照铜盘膩，虬枝蜷曲蛎膏盛。丈余大镜嵌四壁，举头笑容来相迎。鼉鼓布地钉帖妥，天昊紫凤交纵横。佉卢小字媿眯目，蛛丝蚕尾纷殊形。鹁毛管小制不律，琉璃碗大争晶莹。器物诡异何